



荀子卷第十七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修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

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

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

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

也其性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

亡焉疾與嫉同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

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

也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

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

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

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櫟栝烝矯然後直讀

為鈎曲也下同櫟栝正曲木之木也鈍金必

將待礪厲然後利礪與厲皆磨也今人之性惡

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

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

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

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

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

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抑也今之

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
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
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
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
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是也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
性偽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
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冲
人不及知之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
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

成者也

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任
也周禮大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

以任百官鄭
云任事也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

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

性偽之分也

不可學不可事謂不
學而能不事而成也

今人之性

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

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
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

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如目明耳聰之
不假於學是乃

天性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

也孟子言失喪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

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

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用此觀之然

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

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

善此則為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

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資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故曰目明而

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今人之

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

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

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夫

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

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

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

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

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

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

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故陶人埏埴而

為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然則器生

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

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故工人

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

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

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聖人之偽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

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

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謂皮膚文理

也佚與逸同人勞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

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

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

不同之徵也

徵驗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

言聖人能變化

本性而興起矯為也

偽起於性而生禮義

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

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

禮義生而制法度然

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

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

過衆者偽也

聖人過衆在能起偽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

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

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拊

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

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

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

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

夫薄

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

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

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

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於外也

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無於中故求於

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

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

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性而已謂不矯偽者

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

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入之性惡明矣其善

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孟子曰人之

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

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

分也已言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

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

有讀為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

治也哉今不然而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

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

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

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

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

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

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若是則夫彊者

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誹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誼誹之

不使得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發言也頃也

本或為須須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

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

者必有徵於人箭準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

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郭司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

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後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

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

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

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

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

矣故槩括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

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

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槲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槲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性的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

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

豈陶人亦性而能埴哉亦積偽然後成

也者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

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

也

辟讀為譬

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

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

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言皆惡也

今將以禮義積

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

矣哉

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

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

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

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聖人

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

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埏而生所賤於桀

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

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

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曾參

騫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

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其基於禮義

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

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

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

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

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禮義則為曾閔慢禮義則為秦人

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

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

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

能之理人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

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

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

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

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

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

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

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

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

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

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

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

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

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

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

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熟察精熟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也

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

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

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

人以為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

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

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

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

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

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事業然則未

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

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

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

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

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

堯問於舜

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

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

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

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

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

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

一也少有焉則少及焉則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

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

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

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

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

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

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叔之生也子文以

為大感知若教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

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
 歧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
 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
 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
 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
 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
 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
 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
 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
 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
 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
 而不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
 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

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

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鄰也類謂其統類

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

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謂辭寡論

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為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

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其言也諛其行也悖其

舉事多侮是小人知之也言行相違也齊給

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

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

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

匹延反折速粹熟而不急折謂折辭若堅白

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

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有上勇者有中勇

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

直其身謂中立而先王有道敢行其意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

從也俗謂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

貴唯仁亦在為富貴禮記曰天下知之則欲

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天

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

上勇也傀偉大貌公回反或曰禮恭而意儉

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賢者敢

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

也援牽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

引也

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

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

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

說韓王曰谿子少時力能拒來司馬然而不

得排微則不能自正排微輔正弓弩桓公之

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胥闔閭之干

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葱闕錄

公齊大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

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三劍以色為名曹植

七啓說劍云彫以翠綠亦其類也胥闔光采

荒惚難視以形為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

劍至利則喜缺因以為名鉅闕亦是也干將

莫邪鉅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序

閭丘叩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

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

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

說劍曰舒辟下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

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

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驥驥纖離綠耳

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驪讀為

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驪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

離即列子盜驪者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

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也切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誣也莊子

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

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

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

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

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

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足能行待相者

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不

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

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天子也者勢至

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

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比山之篇聖

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

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太

之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

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

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

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是

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

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

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

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故刑當罪

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

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

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于至公

也謂若殛鯀與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者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

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帶是以

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

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

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

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平屈為貶譏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

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

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先祖當賢後子孫

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

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衰今之人胡憺莫懲此

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毛云沸出也騰

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憺曾也懲止也變

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

以道德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以義

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論知所貴則知

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

所從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

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

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

有伍子胥而不能國至于亡倍道失賢也

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

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

幼此堯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

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親

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

不乖悖施式豉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

反分扶問反

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故仁者

仁此者也仁謂愛悅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

五者則可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節

者死生此者也能為此五者死忠者敦慎此

者也慎讀為順人臣能厚兼此而能之備矣

兼此則為德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

聖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

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不矜矣夫故天下

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

極善用於衆功矜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

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鳴鳩之篇

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任物

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無所得者也

荀子卷第十七

荀子卷第十八

唐大理評事楊 倬 註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

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

成相三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雜語故降在下

請成相請言成相之辭世之殃愚闇墮賢良之

殃由於愚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人主無賢如瞽無相

何俴俴俴俴無所往貌相請布基慎聖人慎

為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

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論臣過反

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乎尊主安國尚賢義言論人臣之過在乎

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

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明多私設

問答以明其意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者也

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

曰罷病也比周還主黨與施還遠賢近讒忠無行口病也

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

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蹙孽災也蹙

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久而愚闇愈甚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

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卑其志意大其

園囿高其臺榭卑其志意言無武王怒師牧

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迴也謂前徒倒戈

也鄉讀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

不絕也左傳曰世之衰護人歸比干見劓箕

子累累讀為縲書曰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

民懷招麾指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

徙子胥吳大夫伍真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

遷徙穆公任之彊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

伯讀為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世之愚

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使逆拒斥逐大儒不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

也無駭之

後名獲字子禽謚曰惠居於柳下三絀為士

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綴

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

也請牧基賢者思治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

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此陂與諛同言當疑基

必施辨賢罷罷讀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

王伏戲古帝王大昊氏始畫由之者治不由

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

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慎墨

後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也

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

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

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

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

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祥

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為

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虐暴也

夫則兼弃之但詰問

衆人則不能復一讒

言堅固

衆人

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

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用拙必參天而有勢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

權勢則度已以繩接人用拙功

乎如水而有執直而

聖人

業必參天也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眾人芻豢

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

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爭

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勢富為治之意後權

道行而貨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處

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意好以待用處

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

深藏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好而

遠慮則通於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相反謂

離散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日新其美無休

息君子由之佼以好也音好下以教誨子弟

上以事祖考親以下以孝也成相竭辭不蹙竭

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君子道之順以達道

無顛蹙之辭蹙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

說也辭既不蹙君子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

言之必弘順而通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

致治辨其殃孽為之害也請成相道聖王

道亦言說前章意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

未盡故再論之也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

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

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

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

卷善卷不受遂入堯讓賢以為民為萬民求

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明君所以

不私汜利兼愛德施均辯治上下貴賤有等

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

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堯不德舜不

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

立萬物備委任羣下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

以天下無為而理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外不避仇內

之故也

不阿親賢者予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為與禹勞心力

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則畝任之天

下身休息剛與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

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契為司徒民知

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水使歸下也下謂治

即洪水也書曰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禹降水警予也

幽州此云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案禹禹未詳

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未詳其說

也禹溥土平天下溥讀為敷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

也躬親為民行勞苦所行之事也得益臯

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臯陶之功橫而不順理

者革之直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者成之也

相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為堯司徒居於砥

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底柱也左氏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

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十有四世乃有

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

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

若亥子曹園立曹園卒子寘立為夏司空勤
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真卒子振立振卒子
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
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子壬卒子主
癸立主癸卒子乙
立是十四世也 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卜隋

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卜隋務光道古

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願陳辭世亂惡

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隱諱疾賢良由姦詐

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患難哉阪為先

聖返與反同反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

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不覺悟

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

目塞門戶不能開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

不終極莫冥莫言闇也是非反易比周欺

上惡正直惡烏路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

失道途辟讀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

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
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

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後遂過不肯悔不肯

之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

備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

賢妬功毀賢下歛黨與上蔽匿歛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

也上壅蔽失輔勢失輔弼之臣任用讒夫不

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

染於纒公長父榮夷終纒公與孰公不同未

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

或為厲王流于豷豷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豷夫有豷子言孰公長父奸

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於豷周幽厲所以敢不聽規諫忠

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

害何獨我哉自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

慰勉之辭也恐言不從意以對時君

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

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鏤

欲反鏤力未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

水虞於是禁置罟麗此當是自到之後盛以

聖麗弃之江也賈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

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請成相

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

下皆平正國乃昌

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

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土通利至莫敢恣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

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食游手也

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

莫得相使一民力

所興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

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守其職足衣食

則民不失職

矣厚薄有等明爵服

貴賤有別利往邛上莫得擅

與孰私得

利之所往皆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

若齊田氏然邛與仰同宜亮反

君法明論有常

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

不二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

孰私王

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佞於王乎

君法儀

禁不為

為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為惡

莫不說教名不移

正已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

修之者榮離之者

辱孰他師

孰敢以他為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

刑稱陳守其

銀

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

下不得用

輕私門

法則私門自輕

罪禍有律莫得輕重

威不分

罪也請牧祺明有基

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

其所有之基業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修領莫理續

主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修領謂修之使

歸於下也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聽獄

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謂或往參

不使有僭濫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

幽隱皆通則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

欺誑在稽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

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

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則雖見不視也耳目

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論君君教出

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吏謹將之無鉞

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鉞與披同下不私請

各以宜舍巧拙請謂舍止也羣下不私謂各

道事君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君職在謹修公

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法之為條貫也

賦篇第二十六

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示之或曰荀卿

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

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非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

絲非帛文理成章

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

非日非月

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

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

識敢請之王

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

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辭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也王曰

此夫文而不采者與

先王為解禮記曰此乃有文飾而不采者

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

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

雅似者與

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匹夫隆

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

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

言易行也先王言唯禮歸於禮乃合此義也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

隆猶備也物萬物也

或厚或薄帝

不齊均

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

桀紂以

亂湯武以賢昏昏淑淑皇皇穆穆

昏昏思慮昏亂也淑

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

周流四海曾不

崇日

崇充也言智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遍也

君子以修跖以

穿室

跖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修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

也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

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

行義以正事業以成

皆在智也

可以禁暴足窮

百姓待之而後寧泰

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子之智而後安

寧泰當為泰寧

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

平而危險隘者也

言智常欲就利遠害

修潔之為親而

雜汗之為狄者耶

智修潔則可相親若雜亂機汗則與夷狄無異言險

詐難近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

揜迹者耶

揜

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

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

精靈

百姓待之而後

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

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不智不然也

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

雲物發在地時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

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為天地相似雲所

德厚於堯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寓與

禹者也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大於

宇宙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

下為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盈太宇宙忽兮

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其極之遠也擻兮其相逐而反也擻與剗同

貌言雲或恍惚之極而遠舉或叩叩兮天下

分散相逐而還於山擻音戾之咸蹇也叩叩高貌雲高而不德厚而不捐

雨則天下皆蹇難也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往來

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晦暝也通于大神

困目亦昏暗故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為

惛憊為晦暝也門謂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弟

出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

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

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

明知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充盈

之也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故曰不塞充盈

太宇而不窳入郗宧而不偏者與深貌也言行遠疾速

而不可託訖者與託訖今雲者虛無故不可行遠疾速

而不可為固塞者與雖往來晦冥掩蔽萬物往來惛憊

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論語曰億則屢功被天

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霆震怒殺傷萬功被天

物曾不億度疑忌而果決不測也功被天

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曾無託地

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冬

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寒在廣大精神

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雲雲所以潤

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萬物人莫

之知放於此則明也

有物於此儻儻兮其狀屢化如神儻讀如其

儻儻無毛羽之貌變化即功被天下為萬世

謂三俯三起成蛾蛹之類功被天下為萬世

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

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隣也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盡見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也人屬所

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臣愚而不識

請占之五帝占驗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

請驗請也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

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

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

精月值大火則浴其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

種是蠶與馬同氣也

而拙老者與壯得有父母而無牝牡者

與為蠶之時未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謂

化而前亂而後治繭亂而夏生而惡暑生長

出也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蛹以為

母蛾以為父互言三俯三起事乃大巴俯為

不食事乃大巴已言三起之後夫是之謂蠶理

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

五帝言此乃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

蠶之義理也蠶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出也無知

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

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以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

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子容反衡橫也言從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

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

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遍反時用則存不

用則亡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

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為鐵則鉅為箴則小長其尾而

銳其剽者耶長其尾謂線也剽未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

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剽抄未之意匹小反頭銛達而剽趙繚

者耶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讀為掉掉繚長貌言箴掉尾而繚也掉徒弔反

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結其尾線然後行箴無羽無翼

反覆甚極極讀為亟亟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

已尾遭迴盤結則箴功畢也簪以為父管以為母箴形似

故曰為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線續也既以

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也箴古者貴賤

皆有一事故事皇后親織玄統公侯夫人加之以
統經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皆不
修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
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俛詩荀卿請陳俛異激切之

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

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墜日暮晦盲列星二十

列者隕墜以喻百官弛廢日暮晦盲言無斲

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隕墜日暮昏霧也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

藏也昭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反見謂從橫反

覆之志也志愛公利重樓䟽堂欲在上位行至公

樓䟽堂之無私罪人慾革貳兵慾與微同備

榮貴也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道德

乃以儆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

純備讒口將將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仁

人絀約教暴擅彊絀退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天下幽暗凶險如此螭龍為螟蛉鳥梟為鳳

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虵螭皇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

反以爲鳳皇也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

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

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

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盲

言人莫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

之識也常也皓與昊同昊天言氣昊大也呼昊天而

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弟子勉學天不忘也

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聖人共手

時幾將矣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

世事已去不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

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其小

歌也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念彼遠方何其

塞矣遠方猶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衍饒忠臣

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讒人璇玉瑤

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璇赤玉瑤美玉也孔安

為佩說文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雜布閭婣子

奢莫之媒也閭婣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婣楚

詞七諫謂閭婣為醜惡蓋一名

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瞿之美
 女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
 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嫫母刁父是
 媒言無人為之媒也嫫子于反嫫母刁父是
 之喜也刁母醜女黃帝時也以盲為明以聾
 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
 同言惑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
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
遺春申君
之賦也

荀子卷第十八



荀子像

荀子像

